昆明学院学报　2019，41（1）：7～10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限制与可能：儿童小说中智障儿童的主体性建构

石　英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智障儿童是儿童中特殊的一个群体，如何建构智障儿童的主体性，是对这类题材的儿童小说的挑战。《你是我的宝贝》和《我是白痴》这两部智障儿童题材的儿童小说在叙事中构建儿童主体性方面的特点，一是侧重于智障儿童的限制性的认同，既写出了其生命的困境，同时也忽略了其能动性；二是侧重于“善”的价值认同，写出了其天真、稚拙的一面，同时也将其特征静态平面化，忽视了其在更高层的需求下不断成长的一面。

关键词：儿童小说；你是我的宝贝；我是白痴；智障儿童；特殊群体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9）01－0007－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02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Mentally Retarded Characters in Children's Fictions

SHI Ying
（Suzhou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 Suzhou, Jiangsu, China　215000）

Abstract: Th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is a special group and it is a challeng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from th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in children's fictions.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re narratively constructed in the two fictions, *You are My Baby* and *I am an Idiot*, in which the themes are about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The former stresses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restraints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involving the dilemma of their lives and ignorance of initiatives.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kindness", including naive and static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the growth with the needs of higher levels is neglected.

Key words: children's fictions; You are My Baby; I am an Idiot;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special groups

智力障碍儿童是儿童群体中特殊的形态存在，美国智力落后协会（AAMR）2002 年将其定义为：“智力落后也称智能障碍，是指在智力功能和适应行为上具有显著的限制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障碍；所谓适应行为指的是概念、社会和实践三方面的技能；智能障碍发生于 18 岁之前。”[1]与它同义的名词还有“智力低下”（Mental Subnormal）“智力缺陷”（Mental Deficiency）。智障儿童是社会关注的对象，也是儿童文学关注的对象，如黄蓓佳的《你是我的宝贝》中写到的唐氏患儿贝贝、王淑芬的《我是白痴》中先天智障的孩子彭铁男，描写的都是这一类儿童。儿童文学的核心读者群体是儿童，因此必然要求儿童文学创作在确立儿童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对儿童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儿童的主体建构受到历史、文化和美学的影响，也受制于儿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智障儿童作为儿童这一群体中更加特殊的群体，儿童小说在叙事中如何建构起智障儿童的主体性，是对这类题材作品的挑战。本文将以《你是我的宝贝》和《我是白痴》为主要个案，分析其在叙事中构建儿童主体性方面的特色，在与国外相关作品的比较中考察其成就与不足。

收稿日期：2018－10－28
作者简介：石英（1979—），女，湖南常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一、“是”与“能”的自我认同取向

《你是我的宝贝》和《我是白痴》都采用了“是”字的判断句为书名，“是”断定了主语属于某一事物或某一种类。《你是我的宝贝》的主语是“你”，意味着小说是从外部视角来描写贝贝的，“是”字断定的是周围的人对待贝贝的态度，强调了贝贝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含了作者对唐氏患儿的同情和关爱。《我是白痴》的主语是“我”，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断定的是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是外界赋予彭铁男的，而以“我”为主语也体现了作者要为“白痴”代言的态度。从两篇小说的书名可以看出，作者们都对智障儿童投以专注的关怀的眼光，在为主人公们发声，但另一方面，对自己是谁的概念，主人公们的认识其实是外界给予的，不是自我建构生成的。“是”的判断句确定了小主人公们对自己的认同定位，使其生命故事也在有限制的确定性中展开。

《你是我的宝贝》是第三人称视角，但很少描写贝贝的内心活动，如其书名所言，讲述的是周围人眼中的贝贝。贝贝是唐氏患儿，经过训练能够一定程度完成日常生活的自理，因此，贝贝的生活在奶奶的训练安排下极其有规律，规律既让奶奶方便照顾贝贝的生活，规律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贝贝存在的方式，贝贝通过与规范的规律与生活的空间互动，周围人通过贝贝的生活规律认识贝贝。在外在规律的框架之下，贝贝是个单纯、可爱的孩子，是小区的宝贝。小说写出了贝贝这样的唐氏患儿所面临的生活的挑战，他们能处理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任务，但他们单纯甚至刻板，面对多变的世界缺乏灵活的应对策略。在奶奶过世后，贝贝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他刻板的遵从之前的生活方式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小区的洪阿姨、李大勇不得不竭尽全力恢复贝贝像从前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之前的规律，就恢复了之前大家眼中的贝贝。通过将眼光聚焦在贝贝身上，作者呈现出了唐氏患儿的困境，这一视角能唤起读者对贝贝这样的孩子温情的关怀，但这一视角也把智障儿童放在了客体的他者的位置，而不是有能动性的主体的位置。

《我是白痴》是一部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描写智障儿童生活的书。小说围绕“白痴”彭铁男在家庭、学校、社区的日常生活展开，每章一个生活故事。采用第一视角能很好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了解其感受和思维方式，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人物的喜怒哀乐，同时也能了解其理解外界的方式，及其采取某种方式与外界互动的原因。《妹妹跌倒了》是个表现手足之情的小故事。妹妹讨厌哥哥，觉得有个“白痴”哥哥很丢脸，不准哥哥跟着自己。而“我”，一方面很听妹妹的话，怕她生气，在妹妹摔倒以后也不敢去扶；另一方面，“我”又很关心妹妹，担心她摔痛，希望她不哭。对外在世界理解的困难和内在感受的真切之间的矛盾，使得远远地站在公园滑梯旁边的彭铁男比妹妹更无助。这是彭铁男这类孩子在面对世界时所受到的限制，同时，小说也写出了彭铁男内心的渴望，他希望成为可以照顾妹妹的哥哥，他愿意在体育课多跑一圈送给自己的朋友“跛脚”，他希望可以在课上学习包扎这样下次就可以帮到妹妹……内心有渴望，同时表达和行为又都受到限制，相较于《你是我的宝贝》，第一人称叙写更真实的表现了特殊儿童生存的困境。

《你是我的宝贝》和《我是白痴》都是基于对智障儿童的关怀而创作的，作者对他们都有一定的了解，黄蓓佳曾与唐氏患儿相处过，王淑芬小时候有过彭像铁男这样的朋友。可能正是出于关怀，两部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是”智力落后儿童的确定性，“是”将目光聚焦于智力落后儿童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限制的确定性的一面，是创作者替表达受到限制者的发声，但另一方面“是”字的确定又过于强调人物的特殊性，忽略了这类儿童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的一面。

无论贝贝还是彭铁男，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都显得被动而温驯。贝贝所陷入的困难几乎都是由他人解决的，他温和的按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很少生气、悲伤、迷惑。彭铁男面对同学的戏弄、家长的恶言、邻居的利用，都是懵懵懂懂，他感受不到不公平和受辱，所以也无法产生相应的情感状态。文中的几次生气都与吃有关，而吃只是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文中也写到了彭铁男希望照顾妹妹、希望帮助“跛脚”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很微弱也没有得到合适的表达，没有成为他发展出自主意识的驱

动力。贝贝和彭铁男都被固着在无能为力的位置上。

相较而言，一些描写智障儿童的国外儿童小说跳出了“我是”的限制，致力于“我能”的书写。《我是跑马场老板》是帕特里夏·赖特森的作品，写的是智障儿童安迪的故事。书名虽然也是“是”字判断句，“跑马场老板”也是一种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是安迪自己赋予的，是自己建构起的一个身份。“我是跑马场老板”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它指向了安迪的向往并为之努力的行动。安迪希望得到比海姆公园的跑马场，就开始辛苦地去争取三块钱，他独自完成这一举动，连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商量，整个事件中他充满自主意识。而朋友试图让他明白自己受骗了的时候，安迪充耳不闻，继续对跑马场进行清扫、装饰。虽然安迪并没有真正拥有跑马场，但他希望拥有跑马场的欲望成为了他成长的驱动力，他的生命感受在他对世界的能动性行为中得到了丰富，而这些行为最终使他的朋友们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时候他必须拥有一些东西，即使他会把它弄坏。”[2]189这意味着安迪的“自我”是开放的，“生活本身不仅仅是上面的‘活着’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成为着、发展的、创造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可能生活”[3]。同样，其他描写特殊儿童的小说，如《深夜小狗神秘世界》和《树上的时光》描写的自闭症孩子，也强调了人在事件发展中的能动性。《树上的时光》中的马奇通过自己努力，参与到保护鹰树的活动中去。《深夜小狗神秘世界》中的克里斯托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能办到，因为我独自一人去过伦敦，我解开了威灵顿被杀之谜，我找回了我的妈妈，我很勇敢，我还写了一本书，所以我能办到任何事情。”[4]这些孩子通过有自主意识的能动行为，不断改变着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在被限制的生命中寻找无限的可能性，不断地重新定义自我。这些小说可以让读者看到特殊儿童不只有被世界限制住的一面，他们还有独特而丰富的感受，有自主意识、能动性和发展的驱力，他们与其他儿童一样，有自得而完整的生命。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描写智障儿童时，《你是我的宝贝》《我是白痴》强调了“是”的特殊性一面，这种特殊性是文本中其他人物所没有的，“是”来源于外缘认识或外在强加，而非自我建构，“是”既是特权，也是限制。强调了“是”的限定性发声，能引起人们对智障儿童的关注，但小说中没有增强其超越不足的能力，使得指向可能生活的理想和能力式微。“是”的确定性，带来了“能”的可能性沉默，忽略了他们在欲求的行动中持续建构自我的能力。

二、趋善与趋美的价值取向

“是”的限制性叙述一方面使得小说中的智障儿童缺少成长和变化，同时，人物的性格特征也被强化，因为智障儿童的智力发展的特殊性，儿童原初的稚拙、天真却留存了下来，天真、稚拙成为了他们性格中被强化的特征，这一特征被作者表现为善良纯朴。

在小说中，贝贝和彭铁男的善良纯朴不断被赞赏。《你是我的宝贝》作者称赞说：“碰上贝贝，恶魔也要收了身上的邪劲儿；贝贝有水晶一样的心灵。”《我是白痴》的作者借“跛脚”之口说：“这个世界，如果多一些白痴，不知道会怎么样？现在的问题，就是聪明人太多了。”[5]与《柑橘与柠檬啊》中以童谣而不是以有智力缺陷的大个儿乔为符号化象征不同，贝贝和彭铁男在小说中是“善”的符号化象征，高度张扬的善，是依附在贝贝和彭铁男身上的意义。贝贝和彭铁男的善良纯朴，一来表现在他们对周围的善有很好的亲附关系。贝贝对奶奶、洪阿姨、李大勇以及大狗都充满了依恋，彭铁男关心妈妈、妹妹、“跛脚”，这与他们的生活需要依赖他人一定关系。二来表现在他们对待周围的“恶”的坦然。彭铁男不理解“白痴”的含义，他只看到了别人的微笑，于是他回应以模仿性的微笑。贝贝被赶到沙发上睡觉的时候，他很高兴可以跟大狗妹妹在一起。贝贝和彭铁男总是轻易地就原谅了伤害他们的人，以德报怨。因为天真无知，剥夺睡房间的权利的恶意、“白痴”这一称呼里包含的侮辱就被消解掉了，天真无知成就了他们的“善”。在他们雪白的天真的映照下，善者愈发美好，而恶者愈发丑陋。如同《爸爸爸》中的丙崽、《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是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塑造“白痴”一样，贝贝和彭铁男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救赎人性的工具。在

传统的道家文化中，无知无为无欲是最高的境界，贝贝和彭铁男正好对应了这种赤子之心，他们不争不贪，比周围的人都要快乐。

无知无为的纯朴善良的价值取向希望张扬人性的善，也带来了“善”的概念的简单化。作为智障儿童，贝贝和彭铁男对他人的原谅，常常是因为他们对伤害的理解的无知消解了外界的恶意，缺少理解力也没有内心斗争的原谅，实际上减弱了善的力量，将“善”这一概念平面化了。同时，将人物符号化也导致了真实的儿童缺位。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由低到高，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求知审美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人在寻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中建构起生命的意义。贝贝和彭铁男在小说中保持了无知和少欲的纯真状态，其需求只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其内在超越性被忽略了，“（特殊儿童）超越于自然规律和自身现实生存之外，把对生活意义的欲求和可能生活的向往从现实生存中解救出来，使生活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意义的自由的存在”[3]的能力被忽略了。由于建构生命意义的无能，贝贝和彭铁男的形象也被平面化简单化了。

智障儿童首先是作为人作为儿童存在的，这意味着他们同样有人的各种层次的需求，贝贝喜欢做蝴蝶标本，也引发了保护蝴蝶的行动，但是不像《树上的时光》中的马奇，蝴蝶并没有帮助贝贝建构起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没有成为其生命的意义的一部分，做蝴蝶标本没有指向更高层次的需求。相反，《我是跑马场老板》中安迪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动机，“我是跑马场老板”是他自我实现的宣告。安迪想要拥有跑马场，是被美所吸引。比海姆公园明亮的灯光、缤纷的色彩和激动人心的比赛，让安迪充满了神秘和憧憬。在审美的状态下，安迪“一双眼睛大睁着，充满兴奋和惊异”，他“几乎忘记自己此时是在哪里了”[2]27。这是超越生存需求的更高的精神需求，直接指向了生命的意义。他打理花坛，为朋友的生日装饰跑马场，甚至与朋友闹矛盾，都是在追求美中寻找意义，对美的追求指向了自我实现。小说中有很多关于情绪情感的描写，不断出现的心理感受，常常与作品情节是一种若即若离、非即非离的关系，为安迪营造了独立的个体空间。根植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强调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具体、直观，而是生命的意义，安迪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生命。因此安迪的人物形象较之贝贝、彭铁男，在更纵深的空间里得到了展开。

由此可见，以趋善为价值取向的书写虽然能引起社会群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但是错过了作为个体的智障儿童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无法触及他们的内心去感知情绪的曲折，更无从得知真切的成长本身和童年的内在力量。

对儿童的书写投射着作家的想象空间，《你是我的宝贝》与《我是白痴》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表现了智障儿童的生活，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主人公以外意志对其生活的影响，有意识地主动承担起了保护和赞扬智障儿童的任务。但儿童文学不仅仅是对童年的现实生活的书写，更是对童年精神的理想建构，两部小说主题先行式的创作未能对智障儿童保持中立和平等的态度，忽略了主人公们作为主体的意志行为的力量，忽略了其丰富的生命需求，在为其生命的限制性发声的同时，也对其生命的可能性保持了沉默。

［参考文献］

［1］许家成．再论智力障碍概念的演化及其实践意义［J］．中国特殊教育，2005（5）：12－16.

［2］帕特里夏·赖特森．我是跑马场老板［M］．丁浣，译．兰州：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3］王培峰．特殊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哲学思考［J］．教育学报，2012（1）：74－82.

［4］马克·哈登．深夜小狗神秘事件［M］．印姗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251.

［5］王淑芬．我是白痴［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117.